



冷水泡茶慢慢香

[于勤]

冷水泡茶慢慢香。清早反复想起这句话,于是当真给自己泡了一壶龙井。看着茶叶在温凉的水面漂浮,等它们慢慢地泡透,茶水变得有滋有味。

我没有喝茶的习惯,也不喜欢饮料,日常就是凉白开。在我这儿喝水就为了解渴,对喝茶的那些讲究,更是一窍不通。

这可能与童年时的生活经历有关。学龄前,我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奶奶家。那时北京的地下水多碱,开水倒进杯里,不大会儿杯底就有厚厚的白色沉淀。我奶奶用大瓷壶晾白开水给我喝,碱末沉到壶底,我喝的就是清凉适口的凉白开。

胡同人家是喝茶的,茉莉花茶,茶末,讲究的还特意买高末。普通家庭初茶用圆柱形带提梁的瓷壶,白底红花,嘴儿和盖儿平齐。杯子没啥讲究,瓷杯、玻璃杯、搪瓷缸,满满倒上,趁热喝,看着似乎挺舒坦。

我总觉得,大人们喝茶,主要是为了对付水碱,让茶味儿冲淡碱味儿,所以他们烧水初茶不嫌麻烦。我推断,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喜欢茉莉花茶,滚烫的开水激发下,花香

使茶香更加馥郁。

在我有限的认知里,茶,就等于花茶。因为这是我当时唯一闻过的茶香。知道世间还有绿茶、红茶、白茶、黑茶等形形色色的茶,还有豆香、嫩香、果香、火香诸多似是而非的香,是很久之后了。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北京采访过当年正时尚的“五福茶艺”。老板边演示边讲解,什么陆羽啊,茶道啊,还有山泉水、紫砂壶、闻香杯,看得眼花缭乱,听得云里雾里,最后就觉得老板挺有文化。请我品的那牛眼珠子股的一小盅茶,什么味道,不记得了。倒是路过前门,花两毛钱站在茶馆门口大棚子下面喝的大碗茶,真解渴,让我念念不忘。

后来在广东工作半年,走街串巷时,总看见当地人当街喝茶,那一小杯一小杯的,他们喝得自在从容,叫作工夫茶。仿佛只有这样花得起时间,慢饮慢品,才对抗得了那份燥热。

在我心里,茶发挥解渴消暑或败火解腻暖胃的功能时,它是自然而可爱的,对于附着在茶身上的其他种种一直缺少兴趣。直到有一天,一个人跟我说了这句“冷水泡茶

慢慢香”。原来,泡茶不一定需要沸水,冷水可以在时间的加持下萃取一杯有味道

的茶。我可以随自己的心意试探未知的味道,可以转换方式调制习以为常的甘苦浓淡。那时,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正火爆,全国范围的图书大奖评选吸引业内精英竞相角逐。我被师兄拉进他操持的图书评论杂志社,帮着忙活各种座谈会和评奖活动。正是那时,我在工作和采访中见证了那段图书出版业的盛世,也近距离接触了许多编书人。小黎便是其中之一。

稿子写得多,想用个笔名。叫啥呢?既要含蓄,又要有自己特点。正坐在杂志社发愁,小黎来了。抱着一摞广西出版社的专业刊物《出版广角》,背着大号双肩包,汗津津地出现在门口。好高大的身材!他利落地下杂志,推一下大框眼镜,黑而深的大眼睛笑弯弯的,礼貌地打招呼,一口斯文的广西普通话。

小黎并不是那种自来熟的人,说话还略带腼腆,笑起来露出里出外进的牙齿,对这位青年才俊来说或许有点遗憾。但谁也不会在这上稍加留意,因为他开始了与组稿、

装帧、码洋相关的话题,很快把人们的注意力拉向他言谈的内容。不知怎的,就说起笔名的事。小黎略一思付,说:“就叫‘秦竽’吧!”理由他一二三四地摆出来,如今已不大记得,这名字倒着实用过一阵。

由秦竽而起,小黎对我来说应该不是陌生了。记得他回南宁后,还通过电子邮件向我约稿,我则通过他向广西的作者约稿,著名作家唐初就是小黎介绍的。

“冷水泡茶慢慢香”,小黎对我说这句话基于怎样的前言后语,早就在记忆中模糊。这七个字从他厚厚的嘴唇一字一板地吐出来,令我

又惊奇又欣悦的感觉却是清晰如昨。他没有用通常的“浓”,而是用了“香”,似别有雅意。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后来,唐初老师与我一直保持联系,为我编辑的《沈阳日报》万泉副刊提供了很多优美的科普随笔;秦竽这个名字,也偶尔在需要的时候用一下。小黎,却再没音讯了。

冷水,泡着一片片春日新茶;时光,系着一片片往事碎影。久了,才有味道。抑或是,久了,才会品味。

望江

[张楠]

静极了,耳旁只有雨滴敲打铁皮屋顶和落在水泥地面的声音。

天刚蒙蒙亮,我就从残留人体味的被窝里钻了出来。昨日下午,我们辗转来到这个位于鸭绿江畔叫滴台的村子,为寻找客栈,颇费了番工夫。因为旅游旺季已过,游客渐渐稀少,村里的民宿大都关门歇业,只有零星的一两家还在“守望”。我们一行7人,似乎唯有一家最大的叫望江的民宿才能安置。按照店招上的号码打过去,接听的是个爽朗的女子,她满口答应,放下电话,却左等右等不见人,后来我们催得紧,她派人送来了钥匙,我们得以入住,不过剩

余两人尚需别处容身。这是一幢上下两层

的铁皮屋,有多个房间,早已住着几个前来支农的大学生。分给我们的房间就是大学生们腾出来的。我享受优待独自分到楼下的一间。据闻,这些大学生来自扬州某高校,他们远赴白山黑水间支农,除每月领取一定的补助,还享有包吃包住的待遇,他们统一住进民宿,显然是村里的安排。我发现他们还拥有一间不小的厨房,每天面朝大江,一边支农一边生火做饭,铁皮屋角落留下大堆未及清理的生活垃圾:一个空了的食用油大桶和一大堆矿泉水的空瓶子。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雨,一旦落下,就不会轻易停歇,世界屏息凝神,仿佛为它让道——目之所及,皆是白茫茫的雨雾弥漫。楼上的同伴鸦雀无声,大学生们都去村里了,就是邻家昨日一只对我们狂吠不已的黑狗,也不知去向。

开了门,是房东家的院落,墙角堆满柴火,越过花丛和滩涂望去,鸭绿江近在眼前。手中没有雨伞,我一时无从靠近,只好站在屋檐下望向空蒙蒙的江面。

此次我们7人组团从沈阳出发自驾旅行,沿G331这条中国最美的边境公路,自南向北逶迤而上,一路都与鸭绿江相伴,这还是我初次如此近距离地凝视这条大江。

鸭绿江全长近800公里,从长白山发源,流经这里只是中游。我对这条大江的了解相当有限,此前有同行的东北哥们儿告知,鸭绿江江水因接近鸭绿而得名,这与江水近似鸭颈色泽的另一说法略有出入。据我观察,这一路自过了丹东后,汽车一直沿鸭绿江在跑,天气阴晴不定,江水也呈现不同的色彩变化,有灰有白有蓝。前日下午行至宽甸境内,下车从某个观景台望去,鸭绿江真正展示出东北哥们儿口中的那种鸭颈绿。而此刻,在这个乌云翻滚的早晨,江水则呈现了一种凝重之色。作为中朝两国的界河,有的河段狭窄得似乎触手可及,而在这里俨然重峦叠嶂,对岸云山雾罩,遥不可及。雨无声地落着,看不见雨花,江面遍布养殖的网箱,远观似块状几何体,又恍若沿江漂流的大块浮冰,毫无疑问这是因角度变化而形成的视觉差。

许是骤雨已久,这场雨的降临,就像一道静默的密令,使得平日江上纷繁往来的船只全都隐身不见,纷纷躲了起来,我还看见不远处有一艘快艇,显然来不及驶离,靠在江边,船身被雨水洗得发亮。

忽然,同伴毛毛唤我上楼。这里所谓的楼,不过是借了山势建起的简易铁皮房,与坡下形成了天然楼层。我沿斜坡缓缓爬了上去。毛毛和他的夫人早已起来,坐在门口的塑料椅上,面向茫茫江面已观望了许久。他是高度近视,举着相机拍个不停,似在弥补视力的不济。孰料他说他已去过江边了,让我带上他的雨伞,也去江边走走。

于是我携了伞,沿他指引的路径,往江边走去。我必须通过另一户人家的院落,才能靠近江边。这一带江边的区域皆被一户户人家用枝条、柴禾围起来,游客若要从此处靠近江边,便需跨入这些人家的院落借道通过。我发现,这一路都是绵长的边境线,似乎陆路都被密密的铁丝网分隔,而界河区域则无清晰的分割线。在边境线上每户人家,通向江边的门上都有一道简易铁丝网,像是给江边上安装了拉锁。

此刻,小门开启,仿佛拉锁悄悄打开,我得以从滩涂径直走到江边。这里自然比我们住的民宿那里开阔,方才眼前耸立的山峦也仿佛被移走,眼前展现出更加宽阔的江面,更加空蒙的远方。

虽说这场雨过后,天还不至于马上变得“嘎嘎冷”,但“一场秋雨一场寒”,微寒还是从江面无阻地袭来。此前听村民说,距离江面结冰的日子不会超过个把月,这意味着渔业养殖和捕捞等水上作业,村民们要争分夺秒抢在凛冬来临的前头。

昨日下午,辗转来到这个临江的渔村,饥肠辘辘的我们先在另一家民宿用餐。及至一道道佳肴上桌,仍像孤陋寡闻的我来说,从鸭绿江捕捞上来的江鲜,诸如鲈鱼、重唇鱼皆是头次听闻,初尝之下,皆鲜美异常,非寻常鱼类所能相比。这也是滴台村及周边渔村得天独厚之处——“锁住的鲜味”,从江里到锅里只有一步之距。

此刻,我凝视着江面,那些整齐划一的养殖网箱仿佛在排兵布阵,煞是壮观。雨丝毫不曾减弱,依旧争先恐后地下着,甚至来不及发出声音,雨珠已抢先滚了下来。

忽地一只小船闪现于江面,跟着船夫也现身于舟,仿佛是被雨线密密勾勒的轮廓。只见他双手使劲摇着橹,无视漫天大雨的倾泻,他是早早出了江,抑或是明知江有雨偏向江上行?依稀看见他下了网又收了网。天际空廓,江面迷蒙,将他他的身影衬托得忽隐忽现,愈来愈小,大有“飘渺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境界。

我目视着这只小船,直至它在江面一点点消失。

让建设者被看见

[杨梅]

宗涛大哥捧着那本厚厚的《铁韵丹大》摄影画册站到我面前时,晨光正斜斜穿过玻璃窗,落在画册封面的建设者群像上。原本沉暗的黑灰色封面被晕染出一层暖融融的绒边,“铁韵丹大”四个字泛着温润的光泽。他抬手轻拂封面,指尖在群像的边角处反复摩挲,笑着对我说:“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心愿,终于完成了!”

我和宗涛大哥相识在大黑山。那天秋阳正好,我和几位朋友背着登山包往上攀,身后传来一阵沉稳的脚步声。回头看,是个穿着蓝色冲锋衣的中年人,登山包鼓鼓囊囊,侧袋里露出一台相机的边角。他冲我点头笑笑,便和我们并肩往上走。

路上闲聊,他说自己常来大黑山。我瞥了眼他包里的相机,随口说了句:“大哥摄影装备很专业啊!”他笑了笑,没多说的。那天我们一起登顶,在观景台看云卷云舒,临别时交换了联系方式。

再次见到宗涛大哥,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席间有人聊起摄影,他便打开话匣子,说起自己拍铁路建设的事儿。我才知道,2009年夏天,“丹大快速铁路建设筹备领导小组”在大连成立,他是其中一员。从那时起,他就和这条不足300千米的铁路,紧紧绑在了一起。2010年,丹大快速铁路正式开工。第一声钻机轰鸣响彻辽东大地的那天,他扛起了相机。这一扛,就是五个年头。

那次聚会后,偶尔爬大黑山时会见到宗涛大哥。有一回爬山歇脚,他给我看相机里的照片:路边修鞋的老人,巷口追逐打闹的孩子,骑着三轮车叫卖的小商贩……我问他:“拍这些琐碎的日常,有啥意思?”他笑着说:“这些都是普通人的小日子。就像我在工地上拍铁路建设者,不是拍他们多伟大,是拍他们不为人知的辛苦。”

讲起在工地上拍片的经历,他便滔滔不绝。他说自己的本职工作本就与铁路相关,完成分内的活儿后,所有空闲时间都耗在了工地上。幽深的隧道里有他的脚印,陡峭的桥墩上有他的身影,简陋的工棚里,他和建设者们同吃同住。施工工地总是潮湿泥泞、粉尘弥漫,时冷时热。几年下来,他穿坏了好几身工装,手里的相机也用坏了两台。

他说,自己打16岁就端起了相机。知青岁月里,他白天间地头的春耕秋收;军营生涯中,他拍练兵场上的摸爬滚打;干铁路工作这些年,更是没放下过这份执念。这五年,他自费拍摄、自费整理,施工一天,就跟着拍一天。近300千米的铁路线,没有他没踏足过的角落,最后攒下了数十万张现场抓拍的照片。

那天他翻出画册,一张张指给我看。丹东站场改造转场施工的现场,几十名建设者喊着号子,合力抬着几吨重的钢轨。他们的脊背绷得笔直,汗水顺着黝黑的脸颊滑落,滴在刺骨的钢轨上,瞬间凝结成霜。“拍这张的时候,我站在旁边跟着喊号子,眼泪糊住了眼睛,愣是没舍得抬手擦,怕错过最好的瞬间。”他手指着照片,声音里带着几分哽咽。

深秋凌晨两点的工地,寒风像刀子往骨头缝里钻,卷起雪沫子往脖子里灌。建设者们却额头冒汗,头顶冒着白气,睫毛和胡须上都结了白霜。工序间隔的空当儿,有人坐在道作堆上,头一歪就睡着了,手里还攥着磨得发亮的撬棍。“我那天守了半宿,就为拍他们干活的样子,结果看见这一幕,心里酸得慌。”

工地宿舍里的探亲场景,是画册里最暖的部分。留守在家的妻子带着孩子赶来,孩子扑进父亲怀里的瞬间,妻子眼里的泪花,在灯光下亮闪闪的。“有个女朋友,每次都给丈夫带一罐亲手腌的咸菜,说工地上的菜没味道,就着咸菜能多吃两碗饭。”宗涛大哥笑着说,“我拍的时候,那孩子还冲我扮鬼脸呢!”

画册里全是这样的细节。他讲过一个8岁的小男孩,跟着村里的大人坐了几小时飞机,从

湖北赶到大连,就为了见见常年驻守工地的父母。孩子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画,画上有他想象中的爸爸妈妈,还有一条长长的“火车道”。“孩子笑起来的时候,整个工棚都亮堂了,我赶紧按下快门,生怕惊扰了这份热闹。”

他也说过隧道里的事。风镐打炮眼,四五米长的钢钎卡在岩石里,有人喊一声“卡钻了”,大伙就全围上去,喊着号子拍风镐。没人指挥,却配合得严丝合缝。隧道支护的时候,直径二十多米的隧道里,预制好的工字钢和钢筋,全靠建设者们用肩膀扛进去,再一点点焊牢固。那些工字钢沉得吓人,压得人腰都弯了,他们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修铁路,既要工程师的图纸,更要这些人的肩膀。”

架桥工人的夜晚,宗涛大哥也拍过。两班倒的作业模式下,他们只能在露天打地铺。冬天的寒风吹过来,他们裹紧棉袄和衣而眠,身下的草垫子结了薄霜,天亮了照样扛起工具上工。还有一对来自内蒙古赤峰的夫妻,家里有一间大瓦房,还养着几百只羊,却放下安逸日子,带着打桩机来了工地。“那大嫂跟我说,能参与修这么一条铁路,这辈子值了。我听着这话,就觉得手里的相机更沉了。”

有张叫《岗位》的照片,是宗涛大哥最得意的作品。荒郊野外的雪夜里,天地间一片白茫茫,只有打桩机的灯光亮着,像一颗孤零零的星。一名建设者守着机器,身影在夜色里格外单薄。这张照片拿了全国农民摄影大展三等奖,进了不少展馆,也登了好几家报纸。

“打桩机一启动就昼夜不停,不管刮风下雪,守机器的人都不能离开。”他说,“有一次暴风雪下了整整一夜,我凌晨3点往工地赶,车陷在雪地里,就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两个多小时。赶到时,那个守机器的身影还站在风雪里,像尊雕像。”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低了些,我看见他眼角有点泛红。

工地上还有一位女指挥长,是丹大铁路大连至庄河段的现场负责人。这位1962年出生的工程师,在满是男人的工地上,格外干练。宗涛大哥的镜头里,她戴着安全帽,穿着沾着泥土的工装,在隧道和桥墩之间来回奔走。“有人说隧道里忌讳女人进去,她笑着说‘这里没有女人,只有指挥长,都是干活的’。”“我拍她的时候,她正蹲在地上看图纸,脸上沾着灰,眼神却亮得很。”

宗涛大哥说,高铁跑那么快,不光靠那些大机器,更靠那些在机械到不了的地方,用铁锹、撬棍,用人背肩扛的建设者。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女,没什么响亮的名头,却用双手铺出了一条又一条路。

2015年12月17日,丹大快速铁路建成通车。宗涛大哥拉着我一起去了站台。他站在我身边,眉间全是舒展的笑意。工地上的建设者们聚在一起,没有盛大的仪式,就几碟小菜,几瓶白酒。有人举起酒杯,话到嘴边,却哽咽着说不出。有人望着飞驰的动车,眼泪悄悄往下掉。宗涛大哥举起相机,按下了快门。他转头冲我笑:“你看,这才是最动人的画面。”

一晃十多年过去,如今的丹大快速铁路,早已成了连接大连和丹东的纽带。沿线的丹东草莓、大连海鲜,借着动车的东风,很快就能摆上全国各地的餐桌。沿线的村民,坐着动车去城里打工、上学,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前几天爬山,我又遇见了宗涛大哥。他依旧背着那个登山包,相机装在侧袋里。他说,最近又去了趟铁路沿线,拍了些新照片,是动车穿梭在田野里的样子。

而那本《铁韵丹大》,现在静静躺在我的书架上,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宗涛大哥说,他拍这本画册,就想让这些建设者被看见,让这段时光被记住。

钢铁在向远方延伸,那些建设者的身影,早被刻进了时光里。我们该记得,每一趟风驰电掣的列车背后,都有无数双手,在默默托举。这当中,更是包括一位摄影家的手。

艺术作品



海边小憩

油画 王华

诗歌

母亲的针线盒(外一首)

[段文武]

母亲的床边一直放着针线盒
里边有剪刀顶针扣子针和线
那年月
日子破的地方太多
母亲几乎每天都给我们缝缝补补
我们每次回家
母亲都要检查一下我们穿的衣服
看看有没有破的地方
看看衣服扣子松了没有
像在检查一台机器上有没有松动的螺丝
如果有
母亲就拿出工具箱里的工具
一点一点为我们维修

坐在车窗前的人

一个远行的人
选了靠窗的位置,好像
只有这样
才能靠近故乡

他一上车
就一直望着窗外
除了故乡,他没看别的

在这节车厢里,我望着他
他望着故乡

大连情

[于成大]

一座山划定的界线,让拥抱与背对背
同时进行
让微黄与湛蓝领取各自的疆域

灯塔有多古老船就有多古老
航线和海鸥就有多古老
你若有足够的耐心,或许会等到
吕洞宾、何仙姑、张果老等八人上岸
你要相信大海,就像相信一座山
铁的誓言

碧流河

许多年后的碧流河
缓慢地流过安静的黄昏
白杨树越来越白
树干一次次随波光弯曲、舒展
坝坡上的牵牛花孜孜不倦
好像这些年一直没有停下来过

瘦弱的流水像沙洲穿小的衣服
词语剥落
夕阳如倒出来的铁锈
而山冈平缓,鹧鸪有着陈旧的剪影
河滩上放牛的人戴着草帽
远远看去我似乎相识,又似乎
不相识

起身离开的一刻
风,加深了碧流河的皱纹

老铁山

东北大地的尽头
黑土地苹果树辽南戏大连话的尽头
众鸟翔集、踟蹰
最终,它们开辟出一条蓝色的道路

黄渤海在此遇见,也在此分别